

容易親近

談起詩詞，又發雅興。

豐子愷先生游四川時，得到兩粒紅豆，即作畫題詩贈友人，詩曰：「相隔雪山相見難，
寄將紅豆報平安；願君不識相思苦，常作玲瓏骰子看。」

我喜歡的詩詞和對聯，都是愈簡易愈好。有的更像日常對白，像「吾在此靜睡，起來常
過午；便活七十歲，只當三十五。」

梅蘭芳先生贈演員友人的是：「看我非我，我看我，也非我；裝誰像誰，誰裝誰，誰就
像誰。」

蔣捷的《虞美人》也易懂：「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羅帳。中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，
雁叫西風。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，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。」

納蘭性德的詞也淺易：「明月多情應笑我，笑我如今辜負春心，獨自閑行獨自吟；近來
怕說當時事，結編蘭襟，月淺燈深，夢裏雪歸，何處尋。」

鄭板橋遠浦歸帆亦曰：「遠水淨此波，蘆荻花多，暮帆千迭傍山坡，望裏欲行還不動，
紅日西殘。名利竟如何？歲月蹉跎，幾番風浪幾晴和。愁水愁風愁不盡，總是南柯。」

龔定庵的詩是：「種花只是種愁根，沒個蘭花又斷魂；新學甚深微妙法，看花看影不留
痕。」

到過年，寫春聯，意頭好的很受歡迎，但淡淡的哀愁更有詩意，代表作有：「處處無家
處處家，年年難過年年過。」

也有：「翠翠紅紅處處鶯鶯燕燕，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。」更有：「月月月圓逢月半，

年年年尾接年頭。」

簡易詩詞受人們愛戴，三歲小孩也懂的詩，一定流傳古今，絕不會被時間淘汰，典型例子，就是「床前明月光」。